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定 盒 文 集

(二)

龔 自 珍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定 盒 文 集

(二)

撰 自 珍 撰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廖 楊 著

王 雲 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定盦續集

仁和龔自珍撰人饌

卷一

說京師翠微山

翠微山者有籍於朝。有聞於朝。忽然慕小感慨慕高隱者之所居也。山高可六七里。近京之山。此爲高矣。不絕高。不敢絕高。以俛臨京師也。不居正北。居西北。爲繖蓋。不爲枕障也。出阜城門三十五里。不敢遠京師也。僧寺八九。架其上。構其半。臚其趾。不使人無攀躋之階。無喘息之憩。不孤巉。近人情也。與香山靜宜園相絡相互。不觸不背。不以不列於三山爲懟也。與西山亦離亦合。不欲爲主峯。又恥附西山也。草木有江東之玉蘭。有蘋婆。有巨松柏。雜華靡靡芬腴。石皆黝潤。亦有文采也。名之曰翠微。亦典雅亦諧於俗。不以僻儉名其平生也。最高處曰寶珠洞。山趾曰三山盦。三山何有。有三巨石離立也。山之盤有泉曰龍泉。澄澄然渟其間。其蹇之也中矩。泉之上有四松焉。松之皮白。皆百尺。松之下泉之上。爲僧廬焉。名之曰龍泉寺。名與京師宣武城南之寺同。不避同也。寺有藏經一分。禮經以禮文佛。不則野矣。寺外有刻石者。其

言清和康熙朝文士之言也。寺八九何以特言龍泉。龍泉迟焉。餘皆顯露。無龍泉則不得爲隱矣。余極不忘龍泉也。不忘龍泉。尤不忘松。昔者余游蘇州之鄧尉山。有四松焉。形偃神飛。白晝若雷雨。四松之蔽可千畝。平生至是。見八松矣。鄧尉之松放。翠微之松肅。鄧尉之松古之逸。翠微之松古之直。鄧尉之松殆不知天地爲何物。翠微之松天地間不可無是松者也。

說昌平州

昌平州京師之枕也。隸北路廳。北路廳隸分巡霸昌道。分巡霸昌道隸京尹。州在德勝門北八十里。州南門至北門七里。州之東有鎮山焉。曰天壽山。明十二陵之所在。又東南有小山焉。曰湯山。實維溫泉。有江東之辛夷樹焉。純皇帝置行宮。實東巡之所憩。州南門之外有泉焉。曰龍王泉。泉上有龍王祠。泉南流。西南又有泉焉。出大覺寺。又西有村焉。村有多泉。村人自名曰百泉。百泉之泉與大覺之泉。皆東南流。以入於沙河。州之北二十有五里曰南口。南口者州之蔽也。居庸之基也。入延慶州界矣。州之人才。漢有盧植。唐有劉蕡。今有王護齡。王護齡者好積書。豐然長者。以孝廉方正徵。授牘禮部。則奮筆言當世事。其言有曰。今士習尤譁囂。喜小慧。上宜崇樸學。以勵下。仁和龔自珍以此言爲然也。其穀宜麥亦宜稻。其土產硝磺。其木多文杏。蘋婆。柿。棠梨。其俗敬賓客。富人畜車馬。不敢聘於里門。

說天壽山

由德勝門北行五十五里曰沙河。沙河有城。出沙河之北門。實維廣隰。豐草肥泉。引領東拜。大山臨之。是爲天壽山。明成祖永樂十年所錫名也。京師西北諸山皆宗太行山。此山能不與羣山勢相屬。有明尊且秩焉。自永樂至天啓十有二帝葬焉。謂之十二陵。獨景泰帝無陵。崇禎十五年妃田氏死。葬其西麓。十七年帝及周后死。社稷。昌平民發田妃之墓以葬帝后。因曰十三陵矣。山多文杏。春正月而華。山之勢尊。故木之華也先。山氣厚。故木之華也怒。山深故春甚寒。深且固。故雖寒而不洌。其石其鹿皆絕大。山之理如大斧劈。山之色黝以文。山之東支有湯山焉。其泉曰湯泉焉。山之首尾八十里。

說居庸關

居庸關者古之譚守者之言也。龔子曰。疑若可守然。何以疑若可守然。曰。出昌平州。山東西遠相望。俄然而相輳。相赴以至相盛。居庸實其間。如因兩山以爲之門。故曰疑若可守然。關凡四重。南口者下關也。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十五里曰中關。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上關。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八達嶺。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蓋自南口之南門。至於八達嶺之北門。凡四十八里。關之首尾具制如是。故曰疑若可守然。下關最下。中關高倍之。八達嶺之俛南口也。如窺井形然。故曰疑若可守然。自入南口。城甃有天竺字蒙古字。上關之北門。大書曰。居庸關。景泰二年修。八達嶺之北門。大書曰。北門。鎖鑰。景泰三年建。自入南口。流水齧吾馬蹏。涉之礧。

然鳴弄之則忽涌忽洑而盡態迹之則至乎八達嶺而窮八達嶺者古隰餘水之源也自入南口木多文杏蘋婆棠梨皆怒華自入南口或容十騎或容兩騎或容一騎蒙古自北來鞭橐駝與余摩臂行時時橐駝銜余騎顛余亦撾蒙古帽墮於橐駝前蒙古大笑余乃私歎曰若蒙古古者建置居庸關之所以然非以若耶余江左士也使余生趙宋世目尙不得覩燕趙安得與反羣者相撾戲乎萬山間生我聖清中外一家之世豈不傲古人哉蒙古來者是歲克西克騰蘇尼特皆入京詣理藩院交馬云自入南口多霧若小雨過中關見稅亭焉問其吏曰今法網寬大稅有漏乎曰大筐小筐大偷橐駝小偷羊余歎曰信若是是有間道矣自入南口四山之隄陀之隙有護邊牆數十處問之民皆言是明時修徵稅吏言吾固知有間道出沒於此護邊牆之間承平之世漏稅而已設生昔之世與凡守關以爲險之世有不大駭北兵自天而降者哉降自八達嶺地遂平又五里曰岔道

說張家口

張家口在宣化府萬全縣北境察哈爾都統駐焉凡効力軍臺贖罪者駐焉効力者効力軍臺也何以駐張家口近今五十年駐張家口也昔之日稱軍臺者何仁皇帝親北征有事蒙古純皇帝命將西征出入蒙古故軍臺始於平噶爾丹時密於追達瓦齊時周而密布於設定邊左副將軍時今無軍事何以稱軍臺曰猶內廷有軍機處無軍事亦得稱也軍臺起訖如何以口外察哈爾爲起而北而西北而又西以烏

里雅蘇臺爲止。凡四十八臺。無軍有臺何也。通檄報也。察哈爾都統與定邊左副將軍遙聲援。中間哲卜尊丹刺麻喀爾喀諸汗與理藩院往反之檄報。臺員率驛丁奉之走。驛丁受輻受此也。臺員効力効此也。駐張家口何名。曰戍張家口也。張家口烏用戍。曰旅焉而已。有財三年估。無財三年旅。問何所始也。始於臺員有老病者畏塞外之寒且勞。入資充公。白都統許之。以其資輻蒙古代之。勢也。情也。非法也。亦無臺費之名。亦不上聞。今臺費上聞。臺費行而臺員除矣。如有人不能出臺費。願充臺員。今許之乎。反不許。又如有人願亦出臺費。亦充臺員。則許之乎。亦不許。何以不許。都統但聞五十年事。不聞康熙事。不聞乾隆初年事。王元鳳天下士也。爲桂陽州知州。下車擒豪蠹大創之。又平獠有奇功。天子嘉之。錫之孔雀翎。擢爲陳州府知府。元鳳入覲。方留京師。而州大猾夜出境。爲飛語達京師。竟聞天子。天子使使鞠之。使者受單詞。當元鳳以革職發往軍臺効力贖辜。是獄也。冤元鳳者半天下。元鳳獨飛揚而大烹。就逮時。謂送吏曰。元鳳足跡徧中華。獨未得至西北塞外。一見聖朝中外爲一之盛。吾此行。甘騎臺駝。佩短刀。往來風沙中。龔自珍屬之曰。吾爲蒙古圖志。某部落某山。尙未有圖。子皆爲我圖之。龔自珍乞假五日。送之居庸關。逾八達嶺而反。旣聞兵部尙書青陽王公言。近日事例如此。旣又聞常熟蔣君言。吾嘗以譴行。臥三年。納貲乃還。如尙書言。旣又得王元鳳書。果如尙書言。吁。天下事名實不相應。什九如是哉。元鳳又言。吾到戍三日。獨騎臺駝。懷筆墨。至大禁門欲出。門者叱之而止。

大禁門卽張家口北門也。

說宗彝

史佚之裔官曰彝者常也。宗者宗廟也。彝者百器之總名也。宗彝也者。宗廟之器。然而暨於百器皆以宗名。何也。事莫始於宗廟。地莫嚴於宗廟。然則宗彝者何。古之祭器也。君公有國。大夫有家。造祭器爲先。祭器具則爲孝。祭器不具爲不孝。宗彝者何。古之養器也。所以羞耆老受祿社。養器具則爲敬。養器不具爲不敬。宗彝者何。古之喜器也。古者賓師亞祭祀。君公大夫喜器具則爲富。喜器不具爲不富。宗彝者何。古之藏器也。國而旣世矣。家而旣世矣。富貴而旣久長矣。於是乎有府庫以實重器。所以鳴世守。侈祖祧。矜閥閱也。宗彝者何。古之陳器也。出之府庫。登之房序。無事則藏之。有事則陳之。其義一也。宗彝者何。古之好器也。喜之日。於是有寶。於是。有。好。貨。宗彝者何。古之征器也。征器也者。亦謂之從器。從器也者。以別於居器。宗彝者何。古之旌器也。君公大夫有。功。烈。則。刻。之。吉。金。以。矜。子。孫。宗彝者何。古之約劑器也。有大訟則書其辭。與其曲直而刻之。以傳信子孫。宗彝者何。古之分器也。三王之盛。封支庶以土田。必以大器從。宗彝者何。古之賂器也。三王之衰。割土田以予敵國。必以大器從。宗彝者何。古之獻器也。小事大。卑事尊。則有之。宗彝者何。古之腰器也。君公以嫁子。以鎮撫異姓。宗彝者何。古之服器也。大者以御。次者以服。小者以佩。宗彝者何。古之抱器也。國亡則抱之以奔人之國。身喪則抱之以奔人之國。宗彝者何。古之殉器也。槨之外棺之中。棺之外槨之中。槨之外冢之中。於是乎有之。起於中古。宗彝者何。古之樂器也。八音金

爲尊故銘之。衍神人也。宗彝者何。古之儆器也。或取之象。或刻之銘。以自教戒。以教戒子孫。宗彝者何。古之瑞命也。有天下者得古之重器。以爲有天下之祥。有土者得古之重器。以爲有土之祥。有爵邑者得古之重器。以爲有爵邑之祥。凡有徵於先史之籍。有此十九說者。皆不可以不識也。不可以不類識也。古者之於器。又有二大端焉。又不可以不辨也。一曰自造器。一曰以古人之器。蓋於祭於養於享於約劑於旌。古者必自造器。於分於藏於陳於好於獻於賂。則以其古人之器。自夏后氏以降。莫不尊器者。莫不關器者。其吉凶常變興滅存亡之際。未有不關器者。是以君子樂論之焉。

說鬴

羽琖山民曰。天下先有雀。後有鬴。先有鬴之器。後有鬴之字。雀也者。兆鬴者也。鬴也者。兆古文鬴者也。古文也者。兆小篆者也。謂鬴象雀可乎。可。謂古文篆文象鬴可乎。可。謂古文篆文象雀可乎。不可。曷爲不可。中隔一層矣。先言鬴之象雀也。何如。曰。前有流珠也。甚修頸也。後有尾。尾也甚銳。尾之末也。腹。腹也甚圓。腹之鵞也。腹旁有柄。可容手。鴈也。甚疏。鴈之舉也。古者既取諸雀。以爲鬴矣。而加之以制度。是故慮鬯之洩其秘也。爲之蓋。慮飲之饕也。爲之三柱。植然辟然。慮二足之不安也。爲之減一鴈。增一足。踈踈然。慮太素之不可爲禮也。刻畫雲雷胡蘇然。制若此。此聖智之所加於鬴者也。於雀何預。何以言無預。雀二角一鴈三足。未之聞。未之聞。夫古文篆文之象鬴也。何如。曰。亦象鬴形而已矣。遑問雀哉。小篆上有蓋。說文蓋下云覆

也从皿大盞下云
从大象其蓋也

承之以二柱其中爲腹其右象前其左引而下垂也象後於是乎从鬯从又鬯以實之又持之者若夫古文則無鬯也無又也上有覆如屋非蓋而何有二柱有腹腹中有文相背如刻畫彰彰下垂三足非甌之全形而何曰甌之有蓋者無二柱有二柱者無蓋而制文字必兼象之何也曰制文字與制器固不同也古文篆文皆象甌形而已矣遑問雀哉夫古文篆文易知也遇古器難予獲古甌七有柱無蓋者六有蓋無柱者一既手楊以謂學徒學徒見楊本識古器矣夙習古文又難不識字而獲其器將疑器爲康瓠未見器而讀其字將疑字爲字妖且夫徒獲其器而不識字則曰古彝器蹟矣此有蓋非辜徒識其字而未見器則曰先民所言象形乃象味腹尾鬣趾兩不可也予兩遭天幸竊望達者說器徵諸字說字徵諸器又兩俟之

大息曰彝器文有象形許氏書未收與甌中之也一省一不省皆真古文之傳於今者攷工記梓人凡試梓歃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辜之今大人獲甌實賜大息徧歃之又同時山右閻氏臧十又九大息亦盡取而歃之鄉衡而實盡者無一焉有蓋無蓋疑皆非真古甌也記之

說刻石

羽嶸山民曰古者刻石之事有九帝王有巡狩則紀因頌功德一也有畋獵游幸則紀因頌功德二也有大討伐則紀主於言勞三也有大憲令則紀主於言禁四也有大約劑大詛則紀主於言信五也有所戰所

守所輸糧所瞭敵則紀。主於言要害。六也。決大川。濬大澤。築大防。則紀。主於形方。七也。大治城。臺宮室。則紀。主於考工。八也。遭經籍。潰喪學術。岐出則刻石。主於攷文。九也。九者國之大政也。史之大支也。或紀於金。或紀於石。石在天地之間。壽非金匹也。其材巨形豐。其徙也難。則壽侔於金者有之。古人所以舍金而刻石也。與。若夫文臣學士。書體之美。魏晉以後。始以爲名矣。唐以後。始以爲學矣。南唐北宋。始刻於石。以爲天子右文。儒生好古。頗在於是矣。名爲帖。治帖有專門。其事則非刻石倫也。祠墓之碑。一家之事。又非刻石倫也。此二者宜更端以言者也。

說碑

廟有碑。繫牲牲也。刻文字。非古也。墓有碑。穿厥中。而以爲窆也。刻文字。非古也。刻文字矣。必著族位。著族位矣。必述功德。夫以文字著族位。述功德。此亦史之別子也。仁人孝子於幽宮。則刻石而葬之。是又碑之別也。自漢氏始。訖宋之南。錄此三類。義雖弗古。抑其事與其言富觀覽矣。豈可以不論哉。乃延原流。諸學者。以竟刻石之說。

說衛公虎大敦

道光辛巳。龔子在京師。過初彭齡尙書之故居。始得讀大敦之打本。道光丁亥。初尙書之孫。抱初氏之重器。入於城北閭氏。龔子過閭氏。始見大敦。魂魄震思。既九拜。言三月。恭步三月。縮縮息三月。不能屬。乃退。

而治其文。阮尙書箸錄此器云。召虎。今諦眡文从章。是衛虎非召虎也。王在昉。今諦眡文从昉。是王在豐非王在昉也。云衛有臣名愛。今諦眡文从鹿。是衛有臣名慶非名愛也。龔子之臧器無及百名者。衛公虎大敦百有三名。龔子是以求得衛公之大敦。龔子不忘南。不敢盡取京師之重器以南。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龔子望南中幽幽有小羽琤之山。他日欲以華其山。龔子是以求得衛公之大敦。臥而思之。急起箸錄之。奚玃其有之。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龔子有方鼎。有龍勺。有魚鼈。有父丁鼈。有立戈鼈。有癸飲觚。欲以儷方鼎。龍勺。癸觚而鎮撫三鼈。龔子是以求得衛公之大敦。南中土淺水深。不如北方之陵原。懼其翳。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龔子不知天命。不知其身之東西北南。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龔子德薄。不知壽命之短長。懼弗敢有。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龔子之語言肖姬周。願得成周之重器以自榮其言。龔子是以求得衛公之大敦。龔子不自知其子孫之賢不亡之是我亡古文百又三名矣。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龔子說敦。

太史公書副在京師說

太史公爲書百三十篇成。褒漢氏盛德。赫然躋於周室。次及功臣賢大夫。靡不畢載。自敍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副在京師。問何以副在京師也。恩本朝也。恩本朝則何以副在京師也。曰求唐虞者必於平陽蒲阪。求周必於雍岐。求成周必於河洛。欲求漢者亦必於關中。故副在京師。太史公之先官京師數世矣。太

史公生左馮翊而長京師。誦古文於京師。仕則紬石室金匱於京師。其兩世取師友。唐都黃子田何孔安國之倫。盡京師耆舊卿士。太史公家雖無剖符丹書之榮。其於京師也根深而原遠。而忘京師是不恩王父。不恩父。以不恩師友。是故副在京師。京師既上繫君父。又必有磐石之宗。知古今之獻。羽翼天室。世世無極。以所著書託焉。東西北南。望之翬翬。踞天半焉。昔者仲尼大聖與左邱明南宮敬叔觀寶書於周。先是正考叔得名頌於周。老聃主周藏室。仲尼問禮。名頌也。寶書也。禮也。其授受不可以盡知。要知古之人所以寵靈史氏。鎮撫王室。以增天府之重。則可知也。曰。後之人必有如京師以觀吾書者焉。則太史公之志也。若夫高騫遠引。抱道以逝。矢孤往於名山。含薄懟於卿士。身隱矣。焉用文之。介之推之所笑。師警適河海者之所蹈。淮南賓客所以向山中而招王孫者也。則太史公之所不爲。

京師樂籍說

昔者唐宋明之既宅京也。於其京師及其通都大邑。必有樂籍。論世者多忽而不察。是以襲自珍論之曰。自非二帝三王之醇備。國家不能無私舉動無陰謀。霸天下之統。其得天下與守天下皆然。老子曰。法令也者。將以愚民。非以明民。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齊民且然。士也者。又四民之聰明。烹論議者也。身心閒暇。飽煖無爲。則留心古今而好論議。留心古今而好論議。則於祖宗之立法。人主之舉動措置。一代之所以爲號令者。俱大不便。凡帝王所居曰京師。以其人民衆多。非一類一族也。是故募召女子千

餘戶入樂籍。樂籍既蕃布於京師，其中必有資質端麗，桀黠辨慧者出焉。目挑心招，擗圖以爲術焉。則可以籍塞天下之游士。烏在其可以籍塞也？曰：使之耗其資財，則謀一身且不暇，無謀人國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則無暇日以談二帝三王之書，又不讀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纏絲歌泣於牀第之間，耗其壯年之雄材偉略，則思亂之志息，而議論圖度上指天下畫地之態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爲歎體詞賦游戲不急之言，以耗其才華，則論議軍國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如此則民聽壹，國事便，而士類之保全者亦衆。曰：如是則唐宋明豈無豪桀論國是，掣肘國是而自取僂者乎？曰：有之。人主之術，或售或不售，人主有苦心奇術，足以牢籠千百中材，而不盡售於一二豪傑，此亦霸者之恨也。吁。

說月晷

徽州人造月晷，系以詩，髹而書之，予讀之弗善也。爲之圖三十合朔至晦備矣。又爲之子目各十有二時，加子至加亥備矣。總爲圖三百有六十，以楮皮爲之儀。我坐北面南，左東西以定月之所在，其魄墨之，其明粉之，加金以肖其曜，自以爲賢於徽州市之所爲。揚州羅士琳過而大笑之，曰：子未知里差。天下一千三百五縣，宜每縣爲三百六十圖，當有三十七萬九千八百圖。子又未知歲差。夫日與月合朔時所加不同，一千三百五縣之三百六十圖，月月不同，每月爲三十七萬九千八百圖者，十有二，每歲又十二月之，其圖無算數。假子神龜之年，不足以役圖，與子千里之封，以爲宮，不足以度之。予乃盡然於不藝不學。

忝爲士大夫老與夫市估髥師同爲罔知識之民而已矣。乃再拜求羅子教我以渾天之術。兩儀之形。求七政之行之所在。

徽州歌訣云。三辰五巳八午升。初十出未十三申。十五酉時十八戌。二十亥上見光明。二十三日子時出。二十六日丑時行。二十九日寅時見。晦與朔日卯上并。附錄。

宥情

甲乙丙丁戊相與言。甲曰。有士於此。其於哀樂也。沈沈然。言之而不厭。是何若。乙曰。是嫫嫫之民也。許慎曰。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聖人不然。清明而彊毅。無畔援。無歆羨。以其旦陽之氣。上達於天。陰氣有欲。豈美談耶。丙請辨之。西方之志曰。欲有三種。情欲爲上。西方聖人。不以情爲鄙夷。子言非是。丁曰。乙以情隸欲。無以處夫哀樂之正。而非欲者。且人之所以異於鐵牛土狗木寓龍者。安在。乙非是。丙以欲隸情。將使萬物有欲。畢詭於情。而情且爲穢墟。爲臯蘄。丙又非是。是以不如析言之也。西方之志。蓋善乎其析言之矣。戊請辨之曰。西方之志。又有之。純想卽飛。純情卽墜。若是乎其概而訶之也。不得言情。或貶或無貶。女言皆非是。龔子閒居。陰氣沈沈而來。龔心不知何病。以譖江沅。江沅曰。我嘗閒居。陰氣沈沈而來。龔心不知何病。龔子則自求病於其心。心有脈。脈有見童年。見童年侍母側。見母。見一鐙熒然。見一研一几。見一僕姬。見一貓。見如是見。已而吾病得矣。龔子又嘗取錢枚長短言一卷。使江沅讀。沅曰。異哉。其心朗朗乎。

無滓。可以逸塵埃而登青天。惜其聲音瀏然如擊秋玉。予始魂魄近之而哀。遠之而益哀。莫或沈之。若或墜之。隄子又內自鞠也。狀何如。曰。予童時逃塾就母時。一鐙熒然一研一几時。依一嫗抱一貓時。一切境未起時。一切哀樂未中時。一切語言未造時。常彼之時。亦嘗陰氣沈沈而來襲心。如今閒居時。如是鞠已。則不知此方聖人所訶。與西方聖人所訶。與甲乙丙丁戊五氏者。孰黨我與。孰詬我與。姑自宥也。以待夫覆鞠之者。作宥情。

涼燠

或問子之言何數涼而數燠也。告之曰。吾未始欲言也。吾言如治疾。燠疾至。涼之。涼疾至。燠之。亦有不言之。則其無疾者也。無疾者賢乎。曰。否。有疾。賢疾淺賢乎。疾深賢乎。曰。疾深者賢。大人之言有判有純。大人之行有襮有裏。行有堂有門。有室有闔。有突。終身與至人居。行至人之行。見其門而已矣。及堂者寡矣。有門之突。亦有突之門。與居者始而昭昭。久而益悶。至人於人何吝哉。自入之而已矣。惟至人能皆由人之突。有勿由。隨其門而門也。隨其堂而堂也。非弗能由也。至人有言曰。惟吾爲能勿驚人。善驚者弗明也。弗平也。弗定也。言乎至人之側。顯晦至畢明焉。高下至畢平焉。順逆至畢定焉。非人之情。則容有弗識之矣。所言天與人之間之情也。則盡識之矣。夫何驚之有。言之則何疑之有。古之至人。皆未始欲言也。至人之言人情不得已。故雖導原於至人之心。不雜以至人之言。不原於至心。則無本。雜以至言。則勿用。雜以至言。